

浙大老教授满身粪便躺阳台 20多天 老伴不闻不问

老夫妻结婚40多年感情不太好 同住一屋却“各过各的”



老人在阳台上躺了20多天



老教授在急诊病床上

9月26日下午，杭州浙大御蹕社区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事。一对80多岁的空巢老人许久没在小区露面了，因为联系不上老人，女儿带着民警强行破门而入。看到屋内的情况，大家都惊呆了。

老太太坐在客厅里的板凳上，而她的老伴躺在满地杂物的阳台上，一丝不挂，很虚弱，下半身沾满了粪便，整个阳台臭气熏天。

A 老太在家里始终不肯开门

9月26日下午3点多，记者赶到浙大御蹕社区，老人家的楼底已经围了不少人，大家的目光集体锁定在三楼门外。

“这家老头子好多天都不见了，差不多半个月了吧，以前可是每天都会下楼的。”一位邻居说，这对老夫妻身体都很健康，头一回这么长时间不出家门。

在三楼老人家门外，老人的女儿和一位民警正在敲门，民警对着门里喊：“老太太，你把门开一开，我是派出所的，来确认一下你和老伴是否身体安好。”

里面传来老太太的声音：“不需要，我们很好，你们明天再来吧。”

老人的女儿要求民警把门撬开，民警继续捶门：“不行，今天必须开门，你不开门我们就撬门了。”

“我犯了什么法，你要来撬门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就在这里，跑不了。”老太太的声音有些激动。

在老人女儿的坚持下，民警叫来开锁匠。大约在3点20分，开锁匠提着工具来了，撬掉了门把手。“里面被反锁了，要想开门必须整个撬掉，撬掉后锁就得换了，费用大约500元。”开锁匠询问民警的意思，民警和老人的女儿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吩咐开锁匠继续工作。

开锁匠拿出斧头和钳子，开始破门，“咚咚”撬锁声，引来老太太大声的抗议，民警再次要求老太太主动开门，老太太仍然不肯开，反而在门里“咚咚”地捶了起来。

B 老伴躺在阳台里一丝不挂

下午3点40分，锁撬开了。民警示意大家先退后，一只手从腰间拿出电警棍，一只手轻轻将门打开。大门被缓缓打开，里面一片静悄悄，屋子过道里堆满了杂物。

老太太戴着一副眼镜，面无表情，坐在客厅的小板凳上，看着进来的人。“你老伴呢？”民警问，老太太扭过头不答话，手里紧紧拽着一段白线。

民警走进一间敞着门的卧室，

房间直通阳台。“在这里，快打120。”民警一声呼喊，大家集体奔了过去，所有人都吓傻了眼。

老太太的老伴一丝不挂地躺在满地杂物的阳台地上，双腿微微蜷曲，下半身全是粪便和报纸碎屑，老人的十个手指指上也沾满了粪便，整个阳台散发着浓浓的臭味。

老人的女儿轻颤地喊了声：“爸爸。”

女儿商女士说，她半个月前就

联系不上父亲了。“我在西安工作，他是我爸爸，坐在客厅里的是我继母，我很少来这里，这里不是我的家。”商女士说，以前来杭州，都会单独跟父亲吃顿饭，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今年过年时。

商女士最后一次跟父亲通话是在半个月前，之后家里电话就打不通了，手机也关机。9月26日，她抛下工作特地从西安赶来，却见到了这副场景。

C 上周老太也曾阻止民警撬锁

发生了这样的事，邻居们也目瞪口呆。“我觉得老太太人挺好的，对谁都客客气气的。”邻居傅小姐回忆，上周日傍晚，也有人来敲门，这人自称是老太太女儿的同事，她也帮忙一起敲了，里面一直没人应答，后来这人请来民警和社工来撬门，撬到一半，里面老太太喊话出来，说自己安好，不希望被人打扰。

“当时老太太说自己很好，老伴走亲戚去了，不在家，自己已经睡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”傅小姐说，老太太一出声，社工和民警才安心离开。

那天之后，傅小姐说，她隔几

天就会去敲敲门，可里面始终无人应答。

在客厅里，老太太坐在板凳上看着大家，一言不发。

“你老伴怎么会在阳台上，你没给他饭吃吗？他躺在阳台上多久了？”民警问老太太。

老太太突然情绪激动起来：“事情不是我搞砸的，你们进来我心里石头也落下了，是他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，我怎么会不给他饭吃，他吃得比我还要好。”

接着，老太太见商女士进进出出，开始骂骂咧咧：“我就是不让你进门，以后等我死了房子就还给学校。”

一名老邻居低声劝着老太太：“哎呀，你这样是不对了，怎么能对老头子那样？”老太太手里攥着那段白线，抬起头，一连说了好几个“一言难尽”。

老太太说，自己和老伴是分房睡的，通阳台那间是老伴的房，她住隔壁那间，大家一直各过各的，互不干涉。

记者在屋里打量了一番，客厅地上堆满了东西，脸盆、旧风扇、塑料袋……还有几个西红柿和苹果，老太太的房间也是如此，杂物很多，很乱，而商老伯的房间截然相反，东西摆放得很整齐，干干净净的。

D 老人在阳台上躺了20多天

就在此时，120救护车来了，医生对商老伯做了初步的诊断：有发烧，后背有大量褥疮，要赶紧送医。

商女士赶紧拿了件衬衣将父亲的身子盖住。老人被抬到楼底时，积满了眼屎的双眼缓缓睁开，商女士凑上前，轻轻唤一声“爸爸”，老人伸出手握住商女士的手，应了一声“哎”。

几名老邻居看得眼都红了，其中一名女邻居曾是这对老夫妻同事，她说：“两个老人以前都是浙大老师，结婚也有40多年了，实在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”

商老伯很快被送往浙大一院

急诊室。“伴有发烧，背上有好几块褥疮看情况达到三级了，已经深可见骨，脚上也有，还是比较严重的。”几位医生翻动老人的身子后，做了诊断。

一名姓应的医生说，老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，“老人家两天没喝水了，好多天不吃饭了，现在没什么力气，胃也有些萎缩，身体还需进一步做检查。”

商女士请了护工为父亲擦身子，用热水擦完脸，商老伯精神好多了，双手扯着盖在胸口的布，不停为自己擦拭着。

“爸爸你别动，这布脏，让护工

给你擦，保证给你擦得干干净净。”商女士红着眼睛说，父亲85岁了，是浙大老教授，平时特别爱干净，从来没这么脏过。

看着父亲精神好点了，商女士便询问他，怎么会躺在阳台上，多久没吃饭了。

商老伯闭着眼睛算了算：“有20多天了，我自己跑到阳台上，摔了一跤，起不来，饿了就吃点饼干。”

商女士问：“她是不是不管你？”

商老伯红了眼，颤了颤嘴唇，点了点头。

E 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9月27日下午，商老伯平静地躺在浙大一院急诊病床上，虚弱，消瘦，脸色蜡黄。护工剥了葡萄给他吃，女儿女婿陪在身边。

商女士说，她和丈夫工作生活都在西安，一年有几次来杭州看望爸爸。“我还没满周岁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就离婚了，我跟着妈妈一直在西安生活。爸爸后来也有了自己的家庭。我和爸爸前面很多年都没联系，直到十几年前，爸爸生了场重病，妈妈告诉我，我才跟爸爸联系上，因为爸爸只有我一个孩子。”

商女士说，爸爸是复旦大学毕业，后来一直在浙大教书，当了教授和博士生导师，中央电视台好几个主持人都是他的学生。性格幽默开朗，朋友和学生都喜欢和他聊天。

“爸爸年轻时身体很好，在复旦大学时就是校运动队的，个子有一米八一。”

女婿说，岳父是个儒雅的人，每天都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，任何时候衣服都干净整洁。思路敏捷，记性也好，和他谈论一些社会事件时，数据引用都非常精确。后来年纪大了，腿脚有点不利索，背有点驼，走路有些迟缓。每天还是会下楼转转，去菜场买菜，回来做饭。

谈到爸爸的老伴，自己的继母，商女士说，她们只见过两次面。

商女士说：“爸爸和继母结婚快四十年，一直没有孩子。他们有个养子，今年40多岁，昨天在医院第一次见到。”

住在御蹕社区的很多是浙大退休老教授，洪阿姨过去是理学院副教授，认识老教授16年了，平时来往蛮多。

洪阿姨说，教授老伴退休前在浙大另一个院系办公室工作，婚后两人感情不太好。

几位邻居说，他们每天看到教授和老伴各自分开出去买菜，至少有十多年了。

洪阿姨说，就她知道，教授和老伴分开睡也有十多年了。有时候她送一些速冻食品给教授，他都放在客厅冰箱。有一次，她碰到教授老伴，顺便说了一句，速冻食品要尽快吃掉，教授老伴回了一句，“那是他的冰箱，又不是我的冰箱。”

“昨天爸爸自己说，他已经两天没有沾过一滴水了。”女儿说，她猜想爸爸很可能在阳台上摔倒了起不来，老太太给了一点吃的，饼干或者月饼什么的，不然撑不了这么多天。

教授女婿说，老人家最后可能没什么吃的了，就开始胡乱抓到什么就吃什么。“刚才他把测氧饱和度的夹子往嘴巴里塞，护工阿姨拦都拦不住。”

(综合)